

地緣政治理論視角下 北韓外交政策思維分析

盧信吉

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博士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通識中心講師

摘 要

傳統地緣政治論者認為，地理空間的檢視是影響國家發展的主要因素。換言之，國家生存條件上的第一要務，是基礎自然環境影響下的人文互動。演變至近代，地緣政治的發展進入了戰略層次的思考，也就是說除了天賜的自然環境外，如何搶佔有利的地理環境，或者透過本身實力創造有利未來的地理環境成為主流。海權論、陸權論以至於空權的一系列的陳述，已經不單純討論地緣環境對於國際政治的影響，更甚者在於探討怎樣利用地緣關係發展強而有力的政策，形成國家發展的基本戰略。

透過戰略的設計與實行，創造國家的優勢，成為地緣政治發展至今最具影響力的關鍵。時至今日，地緣政治的本體概念，並沒有因為時空變遷而改變，但因外部環境的改變，影響的因素也隨之變化。北韓嘗試透過另一項「新科技」的發展，即核子武器策略的實施，創造出新的連結，建構出一個新地緣關係，即便讓北韓再次成為東北亞區域的麻煩製造者也在所不惜。然而，如此外在環境的改變，將進一步連動影響中國大陸對北韓的外交政策。本文將嘗試分析地緣政治理論的發展與北韓核武政策的發展背景，在建立新科技與地緣因素轉變的連結後，說明當前北韓外交政策思維。

關鍵詞：地緣政治理論、核武政策、外交政策

North Korea's Foreign Policy Thinking: A Geopolitical Analysis

Hsin-Chi Lu

Ph. D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Lecturer of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Traditionally, geopolitical scientists think that geopolitical space is the main factor that influences state development. In other words, interacting in a naturally shaped environment is the priority for state survival. In the modern period, the development of geopolitics formed a major part of strategic thinking. Besides the given environment, considerations were given to the acquisition of advantageous geopolitical positions and ways to shape the geopolitical environment through the use of power. Discussions on maritime, land, and air power revolve around not only the influence of the geopolitical environment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ut also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strategies based on geopolitical relations.

The establishment of state advantages through strategic design is perhaps the most important lesson to be learnt from geopolitics today. Such conception is not altered by time, but changes in external factors. In terms of North Korea, it seeks to create new connections through its nuclear weapons policy and a new geopolitical environment in Northeast Asia, even at the expense of becoming the open troublemaker in the region. Such change further influences China's foreign policy towards North Korea. This article seeks to make sense of the evolution of China and North

盧信吉

Korea's relationship in recent years. Specifically,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foreign policy that Pyongyang faces with their respective understanding of national interests that collide.

Keyword: Geopolitics Theory, Nuclear weapon policy, Foreign policy

壹、前言

傳統地緣政治理論者認為，如何妥適利用地理空間是影響國家存亡的關鍵因素，也是國家發展的第一要務。也就是在基礎的自然環境中，國家的位置與其周遭環境的關係，是國家能否生存的關鍵。過去馬漢(Alfred T. Mahan)海權論(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¹麥金德(Halford J. Mackinder)陸權論(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與杜黑(Gen Giulio Douhet)空權論(The Command of the Air)皆被視為地緣政治理論探討的重要依據，檢視其論述依據多為探討國家應當採取何種戰略以掌控重要的資源，透過地理位置的佔有及相對地理位置的優勢，進而使國家能夠遂行其戰略目標。²然而，在自然環境的空間中，人們極度擴張並占有資源的「理性思考」，立即面臨資源不足的困境，即國家領土的「零和遊戲」困局。在敵我不能共存的情況下，如何堅守故有領土成為國家發展的主要考量，如過去歐洲強權國家的競爭，即為地緣政治發展的極致，鄰國關係是否和睦成為了歐陸強權國家外交政策首要爭取的目標。

傳統地緣政治理論要點如下：首先，傳統地緣政治理論者如同現實主義論者，將國家視為當然且基本的行為者，以國家為發展中心，理性地延續國家的生存是其前提。國家發展必須依據本身能力與意願，透過與周遭地理環境的連結，逐步擴大國家本身影響力，乃至於主權行使界線—國家領土。以

¹ 本書為馬漢海權論述的代表著作之一。其他系列著作尚包含《美國海軍發展析略》(The Future in Relation To American Naval Power)、《海權對法國革命及帝國的影響 1793-1812》(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Empire, 1793-1812)、《海權的影響與 1812 年戰爭的關係》(Sea Power in Its Relation to the War of 1812)和《海軍戰略》(Naval Strategy: Compared and Contrasted with th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Military Operations on Land)……等。

² 海權論相關的論述，主要在說明海權對於國家發展的重要性，特別對大英帝國而言，從帝國對外發展的唯一途徑即為海洋，因此，從海上航行權利的角度思考建立海權論的基礎。其對地理位置、自然形態、版圖大小、人口數量、民族個性以及政府制度與政策的歸納，訂定國家與自然環境互動的衡量標準。然而，陸權論的麥金德從陸地出發，其「心臟地帶論」強調握有傳統歐洲(現在的中東歐地區)地緣統治權的人將能指揮心臟地帶，而擁有心臟地帶指揮權者將能統領世界島，而統領世界島的人代表掌有世界。因此，在陸權論中以佔有關鍵地緣環境為第一優先，也是國家發展的唯一指針，掌控傳統歐洲成為當代國家發展的最終目標。

能力而言，國家對於領土內的掌控極為重要，如果國家無法將其政策與意志灌注在領土範圍內，則領土的意義對國家行為者而言蕩然無存，故國家必須透過任何其信仰之手段將領土確實掌控；後以國家意願繼之，讓國家的期望與願景推廣施行，這也是國家發展的動力與基礎。換句話說，傳統地緣政治理論在本質上說明的是對於國家發展的目標與發展策略和外界(自然環境)互動的本質與過程。其次，國家發展的策略依據其國家需求產生，但策略施行後其他行為者的反應與互動，將影響到國家原本目標的達成與否。如以北韓核子武器政策而言，在隱沒如誨的北韓政權中其目的往往未便證實，即便如此，周遭國家受到威脅之後，亦可能採取外交政策折衝與北韓達成協定；以過去數次的核武危機為鑑，北韓獲得部分的經濟援助與政治承諾後，亦有短時間內改變其原本政策，解除其核武發展的歷史。最後，時至今日，地緣政治的本體概念，並沒有因為時空變遷而改變。但是對本體而言，過去探討國家與國家的脈絡，可能因為時空背景的不同，影響的因素也隨之變化。本研究將重新探討，在當代的時空背景下，地理因素是否能夠同樣扮演關鍵的影響因素。

環境的形塑不僅限自然因素，也可能發生於國家行為者的任何政策與互動和周遭的其他行為者相互影響，以過去的國家發展為例，北韓是東北亞區域的行為者裡中型國家的關鍵行為者。大型國家行為者如美、中、俄均有其短中長期之國家發展政策與目標，其餘中型國家行為者如日本、南韓或扈從於大型國家行為者，或抗衡大型國家行為者並與其敵對聯盟密切互動。但科技發達的當代國際社會，平壤政府仍以其主權強力限制對外聯繫，其發展之策略與目標顯不為人知。本文認為北韓過去沒有因為地理環境造成其競爭上的優勢，包含其對朝鮮半島統一的政策目標，都未能帶給北韓戰略規劃或者執行上的優勢。因此，北韓轉而期望透過核子武器政策的發展，增加其戰略優勢以俾得到如地緣政治理論強調的「優勢」，將是本研究的重要論述，並期望透過對於近代地緣政治理論的重新解析，說明北韓發展核武政策與目的。然而，當前朝鮮半島局勢變化日異月殊，非本研究能掌控，擬設定研究範疇為北韓政權的外交政策思維分析，研究年代主要設定於 2017 年北韓金正恩政權外交政策轉變前為止。

貳、地緣政治理論的演變

傳統地緣政治理論的本體概念上，其主張的國家中心論以及國家追求安全的概念上，在過往與當代顯然沒有概念上的區別。即在地緣政治的發展中，國家仍多以追求安全以達成最終存在的目的。當代地緣政治論者闡述國家與地緣關係的研究，以及國家發展策略的展望不一而足，本研究擬透過地緣政治理論的解讀，說明個體在國家戰略設計以及國家發展上的差異。

首先，地緣政治理論的最初始狀態，即解讀自然地理環境所造成的影響，進而創造出新的人文環境。過去的地緣政治理論者認為以維護國家安全為前提，將國家視為一個有機體，其會因外在的威脅、困境或誘因而進化，進而演化出「適者生存」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如學者 Colin S. Gray (2005: 161-177)的歷史階段分類可以證明，歐洲與非歐洲、殖民與非殖民和最後結合政治經濟議題的意識形態區隔，³明顯呈現二次世界大戰戰後國家之間相互對抗的局勢，地理條件上開發國家的活動範圍與尚未開發國家的活動範圍不同，劃分出主要的強權國家與非強權國家。分辨出兩個不同地理區塊的研究，說明了在認知上對於地理的解讀。區塊外的環境即為未開發的、非我族類的認定，與傳統地緣政治理念中保護本身安全意涵不謀而合，也就是基於考量本身安全上，必須謹慎防止對方對於行為者的危害，因此採取敵對狀態，相對而言，而歐洲內的種族即為安全無虞的。這樣的地理認知與知識，除了區別出自然環境對於行為者的直接幫助以外，也建立了認知中的人文環境，維繫國家存在的價值。學者 John Agnew (1998: 85-113)的研究，更是說明了在自然的環境下，仍然得以透過不同的認知，賦予自然環境的解釋。在各種不同的視野下，行為者可以賦予自然環境不同的意涵與概念，進而在創造本身價值以及在行為者的理念上有所增益；反之，倘若對於自然環境的解讀錯誤，則對於本身利益的創造即可能產生負面影響，損及本身意向，因此在環境與本身政治意涵與考量上，需要特別謹慎且貼切的觀察行為體本身與所處自然環境的關聯。而學者 John Mauldin (2011)與 Gearoid O. Tuathail 和 John Agnew (1998: 78-91)共同透過分析美國自然環境的檢討，說明在地緣條件下，美國根基於密西西比河流域，以此為中心向外輻發展，廣闊的密西西

³ 原文意指民主陣營與共產陣營的對抗。

比河流域帶來的資源成為美國在發展上的基礎後，再利用發展出的武裝力量，掌控北美洲附近海域、世界海洋與避免潛在挑戰者的威脅。這一連串的擴張行動，讓我們理解地理因素對於當代美國發展霸權的過程中，有其重要的影響，在密西西比河流域中美國無強鄰、幅員遼闊以及便捷的發展陸、海權是地緣理論者眼中的優良特徵，也是因為美國對於地理因素的解讀正確，才能在適當的時機正確的運用策略以利國家發展，搶佔優勢地理環境。行為者對於本身所處的地理環境應有最切實的認知，並透過其本身的解讀與發展意圖，進而利用自然的地理因素做出最有利於國家發展的策略，成為地緣政治理論能否幫助國家行為者發展的首要關鍵。

地緣政治能否在國家發展策略上產生其關鍵的影響，必須檢視統治集團以及統治菁英對於地緣政治的理解與運用，其解讀適當與否將對國家發展產生重大的影響，如智庫 Stratfor (2008)探討中國發展過程中的地緣因素，其認為統治菁英對於國家地理環境的理解與回應，讓中國領導集團在政治面向上衍生出三種現象，首先是維持國家主權的完整性，以中國當權者維持統治權力的思維，控制幅員遼闊的區域成為其國家發展目標下首要達成的條件，中國利用本身擁有的優勢以及異於民主國家的極權方式，控制著這個龐大的國家；其次透過緩衝區的掌控，維持著國家的穩定發展，研究中舉韓戰為例並認定，毛澤東政權出兵維護北韓政權，是為了避免敵對勢力在中國邊緣地帶統有穩定的政治權力，即中國邊緣地帶在考量中國政權的情況下，應以對中國戰略友善的政權為優先選項，避免中國直接與敵對陣營或者國家領土接壤。是中國善加利用地理環境的證明，嗣後北韓政權的成立證明這個說法，讓中國鮮少面臨東北邊國家或者民族的侵擾；第三，利用海岸線的維護，抵抗外國勢力對於這個國家的入侵，中國與美國在利用海洋自然環境隔絕敵對勢力的想法與做法上相同，但是由於意識形態與政權的不同，利用海洋的方式也有所不同，例如中國政權社會式民主領導下，政權不是透過直接民意的支持產生，因此在國家政策上與一般民眾的經濟需求上有可能產生歧異，中國數代領導者同樣面臨出口導向的經濟與內陸與沿海的平衡問題考驗，因此維護海岸線的安全在國家安全與經濟發展間的拿捏是文中認為地緣環境對於中國的考驗。學者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ezezinski 著，林添貴譯，1998；Zbigniew Brezezinski 著，高德源譯，2008)針對世界局勢的分析，說明美國應當對當代世界環境的認知，並透過可能發生衝突的區域加強期戰略佈署，以

避免美國在面對衝突發生時無可避免的受到牽連與必須被強迫參加違反其意願的行動，其次更以美國歷任領導者在領導階層認知上，對於世界環境解讀的影響，並以美國是否應當承擔世界霸權的議題為例說明領導者的個性、特點、認知、作風……等任一方面，都會影響到國家安全。因此，精英統治集團的領導與對地理環境的認知，也是地緣政治中能否影響國家發展政策不可或缺的因素。

學者 Michael Evans (2011: 85-113)更進一步延伸行為者對於地理因素的認知，將改變、形塑行為者未來對於政治的藍圖，其以中美競爭為例，說明亞洲區域內的國家，可能會依循過去歐洲國家在 1945 年的歷史發展，因為地理因素的原故影響彼此發展，產生激烈的相互競爭，中國的崛起更如德國的興盛般影響美國的領導地位。但另一種說法卻認為，中國的和平崛起會讓中國不至於像過去的歐洲歷史一樣演進出一個挑戰霸權的國家，中美間高度依賴的複雜政經關係，歐洲難以完全代表中國，中國擁有一個西方難以理解且模擬的模式，而一個共存但又相互競爭的關係也是文中提到第三種可能的發展，高度複雜的不確定性因素將影響美中，但中國軍事現代化以及權力平衡才是地緣政治在傳統上關注的焦點，行為者彼此間互動與軍力消長，是中亞地緣政治版圖演變的關鍵，日本拋棄過去主張朝向正常化國家邁進，印度軍隊現代化以及「向東政策」對東亞、南亞的關切，才是亞洲地區地緣政治發展的重點。另外，學者 Samuel P. Huntington (1993: 22-49)與 Geroid O. Tuatjail (1998: 170-178)的論戰，說明了在文化、意識、民族(種族)與宗教信仰上，都可能因為本體的認知上有「斷層」，意即在個別行為者之間有某種程度的落差，而這些不同的認知，將會因為溝通意願上或者技術上的影響，導致無法在安全考量下的國際政治中被落實。因此，衝突的發生可能無法避免，不論在定義上，有不同的考量或者劃分，但是無法避免的是在現實程度的衝突，衝突無法妥善解決，則將導致下一次的衝突，循環不止的衝突，讓這樣的競爭將持續，文化、意識形態、民族與宗教信仰成為地緣政治上影響的第三個關鍵。

地緣政治與國家發展的連結，是透過行為者對外在環境的認知與應對產生後續的一連串行為發展出來的政治效應，但特別的是在當代國際科技發達的前提下，過去可能佔有關鍵影響力的因素也將因此改變，如通訊科技的發展將導致地緣政治的再連結，學者 John Agnew (1998)就提及，三項當代地理

概念土地、主權與國家，將因當代科技的改變而轉變型態，如公民意識因全球化而連結，對於主權與國家的認同上，出現正當性的探討，亦或者是資產累積方式的轉變，讓土地的價值被重新詮釋，擴及國際政治議題中的面向，將有更多可以探討的空間，如轉變中的全球經濟讓全球化不斷更新、文明世界的文化戰爭是否更為激烈、美國的「帝國式」霸權治理，能否讓美國維持其想像地位，都值得探討；學者 Charles Kupchan (2007: 36-76)檢視的世界地圖，新的衝突區域被稱之為「新分裂帶」，將帶給國際現勢不同的衝擊。美國霸權能否繼續維持、伊斯蘭國家重要性上升，都將對抗美國式的價值型態，也將因為科技發展改變行為者間連結的緊密程度，重構地理環境的概念。行為者間的界線將因此模糊，或許新分裂帶與美國單極的終結在學者眼中是可能發生的，如此足以證明，在科技發展的當下，地緣政治的影響因素將更難以判別，而如何認定「地理因素」將有更為嚴格的標準。

表一 當代地緣政治學者主要著作比較表

| 文章/書名 | 地緣政治理論者主要觀點 | 論點分析 |
|---|--|--|
| The Geopoli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 美國地緣政治發展的特點： 1.主導密西西比河流域 2.消除所有土地基礎的威脅－邁向更大的密西西比河流域 3.掌控靠近北美洲的海域 4.控制世界海洋 5.避免任何潛在挑戰者興起 | 利用周遭環境發展國家政策，倘遇到不利之地理因素，利用武裝力量掃除，讓地緣戰略的優勢得以發揮 |
| “Practical Geopolitical Reasoning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 實踐地緣政治(傳統歷史地理論述、政治菁英與美國外交政策)，以喬治肯楠長電報與 X 先生為例 | 從關鍵的歷史事件回顧，論述政策目標、執行難度，藉以說明在地緣政治的考量下，行為者如何衡量地緣政治因素對於行為者的影響 |

地緣政治理論視角下北韓外交政策思維分析

| 文章/書名 | 地緣政治理論者主要觀點 | 論點分析 |
|--|---|--|
| The Geopolitics of China: Great Power Enclosed | <p>政治面向</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在中華民族地區尚維持一個整體 2.保持對緩衝地區的控制 3.保護海岸線抵抗外國勢力入侵 <p>經濟面向</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出口導向的經濟 2.內陸與沿岸的平衡問題 | <p>國家政治菁英對於自然地理因素的解讀，代表著國家行為者針對自然地理因素的回應，以及未來國家行為者能夠運用地理因素的依據</p> |
| Geopolitics: Revisioning World Politics | <p>地緣政治的定義：</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所有的政治均為地緣政治 2.所有的戰略均為地緣戰略 3.地理隨處看見，主觀上視環境和地形 4.地理在空間關係中與我們息息相關 <p>當代地理因素陷阱的要素：土地、主權、國家→當代科技改變之(資產累積方式、公民意識)</p> <p>當前國際現勢下的地緣政治要素：</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全球化(轉變中的全球經濟) 2.文明世界的文化戰爭 3.美國非武力的「帝國式治理」 | <p>時間與空間同樣都是形成戰略建構的重要因素，二次戰後的概念置換，或許讓新的地緣政治時代再臨。</p> <p>世界社群的概念是否能夠整合過去建構世界的想法是關鍵因素。</p> <p>當代科技的發展，改變過去政治意涵，促使當代地緣政治的三項新因素具有新的詮釋面向(包含自然環境與人文環境)</p> |
| 美國的危機與轉機：從老布希、柯林頓到小布希的外交成績單看超級強權的未來走向 | <p>衝突歷史觀的出現</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與傳統想像的陷阱(新世界秩序) 2.與放縱的代價(經濟全球化) 3.災難性的領導(單邊主義導致陷入新的種族衝突) | <p>統整美國總統政策，分析如何因應人文造成的地緣環境形成的問題</p> |
| Power and Paradox: Asian Geopolitics and Sino - 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21 st Century |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東亞與中國崛起 2.地緣政治與軍事現代化 3.未來亞洲的中美關係 | <p>分析當代地緣政治環境，預測未來中美在亞洲的板塊競爭</p> |

| 文章/書名 | 地緣政治理論者主要觀點 | 論點分析 |
|--|--|--|
| Inescapable Geography |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文明化的地緣政治(歐洲與非歐洲) 2.自然化的地緣政治(殖民與非殖民) 3.意識形態的地緣政治(政治經濟議題的分野) | 利用不同分類的分類方式(如文明模式的落差)，區隔出區域間的敵我意識，並將敵我意識運用於區域間的爭鬥之上，形成自然化的發展落差，藉以區隔出核心與非核心 |
| The Clashes of Civilizations |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文明的特性 2.文明會甚麼會衝突 3.文明斷層線 4.文明的集合 | 「人文」地緣政治：定義文明對世界地緣政治的影響 |
| Samuel Huntington and the Civilizing of Global Space |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文明的界線不明顯(無法取代國家概念) 2.非西方國家的排除(概念的區隔，如自由主義、人權……等) 3.威脅美國的新世界 | 「人文」地緣政治：闡述文明在人文環境產生的影響，進一步反饋於自然地緣政治的結果 |
|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ra: U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Geopolitic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 Ch2, Americans New Map of the World |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新分裂帶(恐怖主義、迅速改變的科技與經濟變遷、歷史終結論、文明衝突論、富裕與貧窮……等) 2.美國單極的終結與新世界地圖(美國國際主義的式微，發展中國家、伊斯蘭國家與美國的對抗) | 超越地理的因素逐漸增加影響的力道，國境疆界地圖將因此改變 |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本文嘗試從地緣政治理論說明，在國家行為者亟欲生存的國際現實環境中，必須考量最大生存可能性的發生機率。換句話說，在地緣政治理論者眼中，能夠運用藉以保衛國家的外在環境因素都是國家行為者必須極力爭取的。如搶佔世界島，或者透過重要區域的保有穩定國家發展基礎。過去的傳統地緣政治者說明的是行為者與地理環境因素之間的關聯性，包含諸如美國國家發展初期對於地理環境的解讀，或者在戰略設計上對於傳統歷史地理論

述、政治菁英與美國外交政策的偏重，以及中國建政時期對於自然環境地理因素的解讀角度。到進階的地緣政治理論中，從地理因素成為國際國家行為者向外擴張發展，用以掌握國際環境下或者區域優勢的一具，即一般我們所稱為地緣政治的外顯行為，二次大戰前後尤為特徵。因此，國家行為者從何種角度開啟競逐優勢的模式，讓地緣政治理論達到巔峰，所有國家莫不以地緣政治、地緣戰略的角度為圭臬，包含表一中所列之國際政治的再定義與美國、中國新時代危機與轉機下的戰略再調整。文明衝突論到當前美國霸權崩解的討論，說明了從地緣政治學者眼中，檢視地緣政治因素的再次變化，例如文明、種族……等過去能夠影響地緣政治的內建詞彙的新定義，到當代國際現勢呈現的外在形容詞如單極與新世界地圖等，都顯示地緣政治含有不同與過往的意涵，過去聚焦在爭取地理優勢的競逐過程相對而言並非首要之務，反而從具備區域特徵的歸納原則出發，衍伸出外交政策的可能性先於傳統地緣政治論者，兩者聚焦之處顯有差異，地緣政治顯得更有人文特性。

參、「朝鮮半島」地緣政治理論的運用

一、從傳統地緣環境出發到重新演繹環境因素－北韓領導菁英與地緣因素之理解

北韓成立於二戰後的 1948 年 9 月 9 日，控制朝鮮半島的北半部(約佔半島總面積的 5/9)。南部與南韓(大韓民國)以非軍事區分隔，北部與中國和俄羅斯接壤，西臨黃海(或稱西朝鮮海)，東臨日本海(或稱東朝鮮海)。北部多為山區，東北地區多深狹的山谷，而海岸平原大部分都在西部地區，耕地面積佔 14.4%。北韓的耕地面積較南韓的少，這是造成北韓糧食常短缺的原因之一，同時也是北韓內政上最主要的難題。過去北韓民眾因為饑荒餓死的民眾可能上達百萬之譜，即便發展農業也因為受限於氣候以及耕地面積，而無法妥當的發展到能夠滿足其境內人民，因此北韓政權必須小心避免人民對於糧荒迫切需求危害其對領導集團的崇拜與信仰。在國家發展過程中，國家的基本需求沒有辦法透過國家本身內的政策執行解決時，國家必須其他的方式，例如透過對外的擴張以或者獲得其他勢力的援助，以便國家解決目前面臨的

問題，從地緣政治理論的角度檢視，國家必須透過更具優勢的戰略地緣政策的占有，讓國家得以順利發展。因此朝鮮半島的北韓政權，在意識形態上無意與中國對抗的情況下，期望將疆界向南拓展成為唯一可能的選擇。

如何理解地緣環境的解讀方式成為北韓政權維繫的主要原因。其意識形態的掌控對於北韓政權有關鍵影響力。也是北韓政權能否維繫的關鍵，因此在菁英政治的統領下，北韓政權擁有它國沒有的兩項特徵：首先，國家行為者在菁英領導沒有受到挑戰的情形下，以一種傾國家之力朝向日標邁進的狀態，也就是在領導集團的掌握下，國家行為者不需要因應其他需求，也沒有達成其他目標的壓力，達成國防目標以及國家安全目標的設定是國家唯一的需求，因此在菁英領導集團控制國家以及意識形態的情況下，國家獲得國民認同也願意配合政策的施行將國家推向日標的達成；其次，國家以建設軍備武裝力量為目標，與精英集團設定透過核子武器政策遂行其外交目標的政策相輔相成，核子武器的施行與成本都因為國民相信國家灌輸的意識教育，而願意犧牲民眾權力與利益，將本國安全為第一優先完成，因此，在菁英集團的領導與意識形態受到單一的控制後，其國家政策的發展過程與目標將會連續一致。資訊傳遞落後或社會與外界斷絕聯繫的制度中，因為民眾接受資訊的匱乏，讓領導者得以透過國家機器的宣傳，塑造萬能的領導者，且在國家意識的灌輸下，領導者的政策是無庸置疑的，也如過去北韓政權兩代領導均將北韓隔絕於世外，所有政策、消息嚴密封鎖，僅以部分有利於領導階層統治的選擇發布於民眾，如第一代領導人金日成所倡導的「主體思想」(李道一，2010：249-250)，以及第二代領導人金正日於 1995 年延續主體思想提出的「先軍政治」(沈旭輝，2008)，⁴以及接續政權的第三代領導人，皆主導著「計畫經濟」與「先軍政治」政策的執行，非軍事相關的建設都無法獲得適當發展，在國家安全議題未獲得完全的保障前，其餘的發展與建設就難以被北韓領導當局所重視，也成為地緣戰略發展的最基礎設定。

二、破除地理限制的新解－北韓政權的應對措施

⁴ 1995 年由金正日首先提出，是金日成主體思想的繼承與發展，其主要概念就是「軍事第一」和「加強國防力量」作為國家的第一要務，一切以軍事工作為先，一切以軍事工作為重。

從冷戰時期開始，北韓就獲得蘇聯經濟與技術的資助發展發射飛彈能力的改進，1984 年即研發出第一枚短程彈道飛彈，在此之後與伊朗及利比亞的飛彈研究專家接觸，並透過利比亞祕密得到尖端的核武製造技術，開啟了軍事核武的發展(新新聞編譯，Yossef Bodansky 原著，1994：111；廖文義，2008：35-38)，北韓宣稱雖宣稱無製造能力與技術，但兩韓簽訂「朝鮮半島無核化共同宣言」(the Joint Declaration on the Denuclearization of Korean Peninsula)，以及 1993 年 3 月國際原子能總署(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IAEA)做出認定北韓並未遵守相關規定，成為北韓被認定可能擁有核子武器的證明，並造成北韓憤而退出禁核擴散條約(the 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 NPT)的結果。⁵嗣後聯合國安理會通過 825 號決議案，要求北韓退出 NPT 的決議，並應盡其義務也促請其餘會員國督促北韓遵守此決議後，美國與北韓遂舉行正式會議，會後聯合聲明保證不使用包括核子武器在內的武力威脅，以保證朝鮮半島的無核化、和平與安全，且互相尊重主權，互不干涉內政，支持朝鮮半島和平統一，北韓暫時不退出 NPT。1994 年 2 月北韓與 IAEA 及美國達成協定，1994 年 10 月 21 日美國與北韓在日內瓦簽訂了《框架協議》，北韓願意重新加入 NPT，另美國負責建造兩座輕水式反應爐，並提供替代能源發電使用，並承諾不對北韓使用核武，放寬對平壤經濟制裁與改善兩國關係，1995 年 3 月，美國、日本與南韓共同組成「朝鮮半島能源開發組織」(Korea Peninsula Energy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作為協助北韓興建輕水式反應爐的機構，結束第一次核武危機。

2002 年 1 月 29 日，美國總統小布希(George Walker Bush)發表國情咨文(State of the Union)，⁶將北韓、伊拉克與伊朗同列為邪惡軸心國，導致北韓政府的危機感，2002 年 6 月底的南北韓黃海衝突(莊誠，2002；Gary Samore, 2003: 13)，導致原本可能成行的美國國務院特助與北韓對話取消，並間接影響到南韓陽光政策(Sunshine Policy)的成效(陳昶佑，2006)。⁷但美國依舊不信

⁵ 1970 年 3 月 5 日生效的「禁核擴散條約」。締約國不得從事核武建軍並接受國際原子能總署的檢查，但原已擁有核武的中、美、英、法、俄可繼續擁有核武，但不得進行國對國的核擴散。

⁶ 每年一月，美國總統例行到國會發表國情咨文，報告過去一年聯邦政府施政成果得失，目前遭遇到的難題，以及未來一年的計劃與展望。

⁷ 金大中宣稱：「現在美國不可以把改變北韓政權當成目標，而必須與北韓展開交涉，達成

任北韓對於核子處理政策，要求其以可檢驗的方式消除美國疑慮，北韓亦指控美國輕水式反應爐的進度落後，未能保證北韓安全，拒絕美方對於拆除核武計畫為前提的談判，亦拒絕 IAEA 對於北韓提出澄清計畫的要求，促使危機逐漸升高，北韓並因應能源的缺乏，重起核子反應爐計畫，於 2003 年再度宣布退出 NPT(楊立傑，2003)，另外啟動軍事方面恫嚇，2 月 20 日北韓米格機入侵南韓領空，2 月 24 日、3 月 10 日對日本外海試射飛彈，更威脅即將退出 1953 年韓戰的停戰協議，第二次的核武危機爆發，東北亞的局勢進入新模式—六方會談的談判。2003 年 4 月 23 日至 25 日，美國、中國與北韓三方代表在北京展開三方會談(Donald G. Gross, 2003: 43-52)，雙方在會中僅代表陳述雙方的意見，並無實質的共識達成，美國會後透過積極的外交手段促成六方會談，期望南韓與日本加入討論，2003 年 8 月 27 日到 29 日，首輪的六方會談在北韓妥協下於北京召開，北韓雖然支持朝鮮半島無核化的政策，但也堅持北韓應該擁有發展核武嚇阻武力來保護自己國家安全的權力，也認為如果北韓所關切的安全議題可以解決，則拆除其核武相關設施也會是可行的選項之一，美國期望透過「完全、可驗證、不可逆轉」(complete, verifiable and irreversible)之方式拆除核武設施，並開放檢查與驗證，如果北韓接受解除其核武相關設施與研究，美國將給予外交關係正常化的可能性，甚至提供其他物質的援助；第二回合的六方會談因為北韓與美國雙方的堅持，結果令人不甚滿意，會談前北韓希望以凍結北韓核武計畫方案，換取美國提供安全保證、經濟援助與把北韓從恐怖主義支持國名單中剔除，並不被美國接受；2004 年第三回合六方會談，北韓提出關於實施核凍結的具體方案，美國不對北韓有敵對政策，並首次提出了解決核問題的全面方案，達成八點內容的主席聲明，主要為確認承諾朝鮮半島無核化地位；2005 年第四回合六方會談第四輪六方會談復會，北韓與美國意見分歧，會後發表共同聲明—北韓承諾放棄一切核武器及現有核計劃，早日重返《禁核擴散條約》，並願接受國際原子能機構保障監督，美國聲明無意以核武器或常規武器攻擊或入侵北韓；2006 年第五回合六方會談復會，中國代表宣讀主席聲明，強調各方將認真履行 919 共同聲明(第四回合之共同聲明)，本次會議因美國與北韓互相指責而

相互遷就妥協的協議……其次，美國可能不承認北韓為擁有核武的國家，繼續對它施壓並採取經濟制裁。但這只會刺激北韓進一步採取挑釁行動……最可行的方法就是透過北韓與美國間的對話以解決問題。美國必須在國會指派一位政策協調人員，藉此迅速調整其北韓政策。」。

無新協議內容；2007 年第六回合六方會談結束，通過《落實共同聲明第二階段行動》，針對朝鮮半島無核化、國家關係正常化達成共識，對於北韓援助相當於 100 萬噸重油的經濟、能源與人道主義援助；但 2009 年聯合國安理會針對北韓試射通信衛星通過一份聲明，要求北韓遵守禁止發射此類的 1718 號決議，北韓憤而退出六方會談並將重啟核設施建設。

當前，朝核問題也因為第三代領導人金正恩的洲際彈道導彈的研製成功，邁進新的境界(陳育正，2018：103-105)。2000 年時北韓就已經擁有飛毛腿 B 型飛彈、飛毛腿 C 型飛彈、蘆洞 1 號飛彈、大浦洞 1 號飛彈，飛彈射程分別涵蓋周遭區域、日本全境已及可能威脅美國駐紮部隊(朱松柏，2000：2-4)。如蘆洞 1 號飛彈射程約為 1,300-1,500 公里(林賢參，2011：103)，另大浦洞 1 號射程最遠已極 2,000 公里。若北韓使用同曾於 1998 年夏季試射的『大浦洞 1 號』類似的第 3 階段推進方式的衛星發射體，則射程將增至 1.5 萬公里，將能夠攻擊整個美國本土。」(朴斗植，2002)。也因此 2002 年北韓在與日本首腦會談的建交談判中使用飛彈試射做為威脅的政策，「如果邦交正常化談判沒有進展並使其長期化，北韓將重新考慮有關導彈試驗的決定」且「有可能把暫停導彈試射的期限延長到 2003 年以後或更長。」亦說明「在此次談判中日方提出的核問題緣自美國以先發制人的方式對我國進行的核攻擊威脅，所以只能讓人質疑，日本是不是充當了美國的代言人。」在履行《朝日平壤宣言》方面，日本的言行不一致，在這種情況下，我國有關機構和人民強烈要求對關於核、導彈問題等國家安全的各種方案進行考慮。」(金仁仇，2002)。2003 年年初，北韓曾經嘗試多次試射飛彈，雖因本身因素導致試射失敗，且型號為地對艦巡航導彈，但也受到南韓國防部高度重視(庚龍源，2003)，北韓也曾在十月建國五十五周年紀念日前，試驗發射多枚小型導彈，因為沒有進一步的武力展示，推測「導彈試驗發射是為對內宣傳和維持緊張狀態而進行的。」(鄭權賢，2003)。而後，2006 年「大浦洞 2 號」飛彈的試射，讓射程 3,500-6,000 公里可達美國夏威夷、阿拉斯加的飛彈(林賢參，2011：105-106)，成為北韓能夠與美國談判的最速捷徑。

此處可以明顯看出，在地理因素的解讀中，北韓認為向外發展為其國家生存的唯一認知時，北韓政權的應對政策就成為改變當代朝鮮半島地緣環境的不確定因素。飛彈的試射與核子武器的結合，是北韓政府屢屢能在東北亞區域造成紛爭與談判空間最主要的因素，也是國家發展政策的一環。北韓過

去已經證明其擁有發展核子武器的能力，也透過飛彈發射讓美國及其盟國了解北韓可能擁有攻擊或者恫嚇的能力，因此美韓、美日近期多次召開相關會議，目的都在於因應北韓的核子威脅，如 2009 年 4 月美韓首腦會議(朱庸中，2009)、⁸2010 年 7 月首次美韓 2+2 對話與韓戰爆發 60 周年聯合聲明、⁹2010 年 8 月美國官員訪問日韓(美國國務院國家信息局，2010)、¹⁰2010 年 10 月第四次韓美副部長級戰略對話、2011 年 10 月韓國總統李明博訪問美國與第四十三屆美韓安保會議(美國國務院國家信息局，2011)、¹¹2012 年 3 月美國總統歐巴馬訪問日韓與首爾核安全峰會、¹²2012 年 6 月第二次美韓 2+2 對話、¹³2012 年 10 月第四十四屆美韓安保會議¹⁴與各式美韓軍事演習、¹⁵2013 年朴槿惠總統提升韓美同盟至「全球夥伴關係」、(Moon, Chung-In and Boo, Seung - Chan, 2016: 3-23)、乃至於聯合國多項決議案。¹⁶

⁸ 會中達成四項共識，其中與北韓核子武器政策有關的宣示為「北韓議題上，雙方認可透過六方會談與美韓合作，促使北韓棄核。」

⁹ 聯合聲明肯定美韓同盟為朝鮮半島與東北亞的和平與穩定，做出貢獻……同時呼籲北韓藉由徹底而可驗證的方式，放棄所有核武計畫，並用具體行動表現出放棄核武的誠意。

¹⁰ 美國國務院核不擴散與軍控問題特別顧問艾因霍恩(Robert Einhorn)分別在 8 月 2 日及 4 日訪問韓國與日本，主要目的為促使各國貫徹聯合國針對伊朗與北韓核武器項目所實施的制裁決議。

¹¹ 美國國防部長聲明兩國將「確保強大和有效的聯盟威懾態勢，其中包括美國核保護傘」，以確保北韓永遠不會低估我們聯盟果斷反擊進攻的意志和能力，韓國國防部長官也說明，兩國正在防衛政策和應對挑釁行為計畫方面密切合作。

¹² 美國說明將側重其對亞太區域的承諾，強調美國致力於確保所有易失散核材料不落入恐怖分子和極端主義組織手中，並將繼續努力制止核武器的擴散，包括應對伊朗和北韓在核擴散問題上構成的挑戰。

¹³ 會後發表的聯合聲明中敦促朝鮮「停止挑釁行為，履行義務和承諾，同時遵守 1953 年停戰協定」。聲明說，朝鮮的挑釁行為及其謀取核武器和彈道導彈的行動，「對(美韓)同盟、東北亞和國際和平與安全構成嚴重威脅」，美國重申將動用包括常規和核力量在內的「全部美國軍事能力」協防南韓。

¹⁴ 會後聯合公報警告說，美韓不會容忍北韓方面的一切軍事挑釁，雙方將開展聯合行動以展示其共同的決心……雙方通過延伸威懾戰略委員會(EDPC)達成協議，將於二〇一四年前，針對北韓核武、生化等各種大規模殺傷性武器(WMD)完成分類，並據此制定相對應的威懾戰略。亦即利用美方的核保護傘與美韓傳統精密武器等打擊北韓彈道飛彈、移動式飛彈發射車與潛艦等。

¹⁵ 包含 2010 年 7 月「無畏精神」演習、2010 年 11 月黃海聯合軍演、2011 年 2 月「關鍵決心」演習、2012 年 2 月「鶴鷹/關鍵決斷」演習、2012 年 6 月美日韓三國聯合軍演、2012 年 8 月「乙支自由衛士」演習、2012 年 10 月「護國演習」等。

¹⁶ 諸如 825 號決議案、1540 號決議案、1695 號決議案以及主席聲明與 1718 號決議案。

肆、重構朝鮮半島地緣政治因素－北韓外交政策之演變

一、朝中「血盟」關係之建立(1953 至 2002)

二戰後，北韓第一代領導人金日成在朝鮮半島發起戰爭，此一戰爭不但是共軍參加的第 1 個國際戰爭，也是中國「抗美援朝」口號，則開始「中」、朝的「血盟」的連結。且中國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文中即指出，「全世界分為兩個陣營，一邊是美國領導的資本主義國家；另一邊是蘇聯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在這兩個尖銳對立的敵對陣營之中，不可能出現中立國家；亦即『所有的國家若不是倒向帝國主義的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的一邊』，中國不做『騎牆派』，只能選擇走蘇聯的道路」(毛澤東，1977：1477-1478)。與朝鮮勞動黨與中國共黨期望透過社會主義建構共有財產的社會是接近的，因此中國與北韓兩國在體制上的相似程度，使得雙方理念接近，外交關係自然緊密，也成為兩國「血盟」關係的脈絡(蔡東杰、盧信吉，2018：38-39)。

從傳統地緣政治的脈絡檢視此項事件，似乎是必然的結果。首先，對北韓政權而言，不論通過對地理空間的控制，謀求區域主導權或者對周遭資源、領土、海洋等關鍵地理要素的占有，都迫使北韓必須想辦法主動出擊，控制朝鮮半島全域，發動戰爭是當時時空環境背景下的必然選項。而金日成成為地緣政治的實踐者後，中國捲入戰爭也是基於戰略縱深的考量(李以珍，2011)，成為地緣政治的第二位實踐者，在雙方努力實踐地緣政治論者對於區域環境的重視後，兩國共同形成聯盟陣營，努力抗擊社會主義敵對的意識形態，從制度、文化到種族之間的延續，說明朝鮮半島地緣政治環境因素形塑的脈絡。

在外在環境對國家行為者不利的前提下，行為者爭取有利的環境因素以促進本身發展是地緣政治論者的基本設定。對北韓政權而言，朝鮮半島泰半受到一定的限制，如以北韓政權為例，朝西北向發展雖然是與大陸連結，能夠取得更多的資源，但從歷史發展而言，資源缺稀的朝鮮半島政權多半不敵強大的中國歷朝歷代。退而求其次的基本選項則是統一朝鮮半島，俾使政權

能夠得到僅剩的資源以圖向外發展。然而，對中國而言，朝鮮半島是中國整體國家戰略深度的重要保護區域，包含山東半島與沿海區域都倚賴朝鮮半島成為其戰略規劃的第一選項。雙方在相同的認知中，建構社會主義同盟的想法成為朝鮮半島外交關係前期構建的基礎。

二、正常化國家關係(2003 至 2017)

在 2002 年第 2 次北韓核武危機爆發後，隨之在 2003 年 8 月舉辦首次「六方會談」，兩國關係自此進入一個「質變」階段(朴炳光，2010：29)。也就是相較過去強調「黨對黨之特殊關係」，胡錦濤時期的中國大陸則傾向將此修正為「國家對國家之正常外交關係」(Quan-Sheng Zhao, 2006)。也因此，在兩國關係降溫為正常國家間外交關係後，兩國的互動則依賴國家體制運行，如江澤民在 2001 年訪問北韓時曾提出「繼承傳統、面向未來、善鄰友好、加強合作」等政策原則，中國大陸對北韓政策仍逐漸朝向 2006 年金正日訪「中」時，溫家寶所提出之「政府指導、企業參與、市場運作」原則來操作，亦即希望將兩國互動集中於經濟層面。至於「維持北韓體制穩定」雖為共識，但中國大陸主要關切的是倘使北韓政權驟然崩潰，隨之湧現的「難民潮」將衝擊東北地區經濟與安全(王俊生，2010)。因此，在中國外交政策以及角色轉變下，其外交工作實踐上與北韓政權的計畫有所摩擦時，兩國隨即產生衝突，不再是過往共同以賴地緣戰略的盟友。2003 年在聯合國安理會要求將「朝核議題」列入協商與隨後透過制裁決議時中國投下贊成票，並將處理北韓事務機構由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轉為外交部等，都讓北韓方面感到不滿，也成為 2004 年時，北韓軍事訓練學校教導其軍官稱「中國是(社會主義的)叛徒與我們的敵人」(The Diplomat, 2014)。

兩國外交關係的演變，清楚地在 2002 年至 2003 年間轉變。原因在於 2003 年第一次六方會談的召開，讓東北亞區域所有行為國家共同參與，試圖確保區域內國家行為者的「國家安全」。換言之，在北韓因為其地緣認知改變的情況下，原本期望透過發展核子武器以及洲際彈道飛彈的目的，建構了區域內其他行為者的「新認知」。傳統地緣論者認為地理條件的理解有助於國家安全的防衛，也就是國家間彼此的防禦條件，如城牆的建築是為了模擬

地理環境帶給行為者防護作用，護城河的開鑿也是為了隔開行為者，讓彼此間有生存空間。但生存空間的壓縮將導致行為者彼此重新劃分地理環境下的勢力範圍，擴張與被壓縮成為常態，國家間兼併與滅亡也就不足為奇。然而，近代東北亞朝鮮半島區域的地緣政治因素，被平壤政權的核武政策徹底改變，重構後的地緣政治環境也造就新型態的中國－北韓外交關係。

從對於國家發展概念的差異，到對核子武器的使用權限，各國的認知有著基本落差，造就了六方會談的議程延宕。如第一輪六方會談，北韓認為核武的使用權力在於北韓，只要北韓國家政權受到威脅，北韓使用核子武器的可能性就會存在。《禁止核子武器擴散條約》所約定的，即避免核子武器的擁有與使用。但透過飛彈延伸的攻擊範圍與相互保證毀滅的巨大威力，卻是北韓政權得以改變地緣因素的武器，如過去兩次北韓與美核武衝突，北韓在衝突中扮演的是，掌握會議進度的角色，也就是北韓如果宣布退出《禁止核子武器擴散條約》，則會議即行中斷，在北韓意願與認知上出現有利於北韓的情況時，北韓再度重新回到談判上。北韓利用核子武器的連結，建立了北韓與美國的關係，且在這樣的關係中，由於北韓掌有對議題的設定以及控制權，因此本研究認為在這樣的關係中，北韓占據較有利的戰略位置。過去自然環境下沒有任何地緣戰略關係的兩個國家，在北韓使用核子相關計畫的迫使下，創造出新型態的地緣戰略關係。而這個新的地緣戰略關係，改變過去中國與北韓唇齒相依的外交互動，促使中國引導北韓重新建立兩國的外交關係。正常化關係下的中國北韓，不再談論如血盟般的抽象概念，也沒有建立起認知上的互賴關係，而是討論國家的需求。從政府指導、企業參與、市場運作等面向，現實地滿足國家目標。

地緣政治的發展往往因為環境的改變，促使在現實中的國際政治因應改變，如過去歐陸強權國家的攻伐，會因為需要抵抗一個非認知中的國家崛起，而共同聯合。因此在政策的考量中，對於國家與環境的連結認知，是地緣政治中最根本的概念，且在安全生存的前提下，會因為迫於狹隘的安全概念，而不得不相互競爭。競爭的地緣環境中，即便沒有意圖侵犯其他國家，也必須面臨其他國家對於本國安全的危害；在連結本體與環境的介質上，就成為影響地緣政治至關重要的因素，過去連結傳統地緣政治的介質，即為自然環境下的條件，如陸地與海洋，也就是傳統地緣政治理論中的海洋與陸地，力量的展現成為能否發展與稱霸的基本，關乎到實力展現的，是交通運

輸與海上運輸的效率，因此地緣政治下優勝劣敗因此孕生。當代社會下，由於經濟面向的發展，以全球為範圍的網絡迅速發達，如通訊科技的網際網路、交通運輸的便捷、主權認同下的國際人口流動……都是行為者相互間能夠更快速交流的因素，地緣政治也會因應這樣的改變，重新連結相互間的網絡，也就是說在科技發展下，地緣政治的連結將因為介質的改變，而有更加擴大的機會，未來可能面臨的不只是國家與國家的角色扮演，更可能的是地區與地區、組織與組織、團體與團體……等，有著某種認同關係的集合體，如果沒有對於這樣的改變有正確的認知，將導致研究者在當代的國際社會下，迷失對於地緣政治的正確認識。以安全為出發，輔以當代的科技發展，讓北韓政權在地緣策略發展中，尋找出一個得以創造連結的機會，以相互保證毀滅為背景的核子武器，其強大威脅國家基本的生存可能，也因為可能改變國家的生死存亡。北韓政府刻意蔑視《禁核擴散條約》後，因為能夠威脅任何一個區域內的強國，而擁有會議談判的議程設定權，讓北韓政府理解到，只要能夠透過任何方式連結，就可以達成地緣政治下，創造與鄰國之間的緊密關聯，也即是說如果可以透過科技的發展，讓一個鄰國難以接受或者願意接受的因素，擺放到鄰國政策考量中，則其創造地緣政治的意圖就成功了，等同於自然環境下的功效，北韓核子計畫的發展，在兩次核武衝突與歷屆六方會談中，成功影響與會國的意向，地緣政治的角力，也是迫使中國改變其外交政策與重構外交關係的主要原因。

伍、結論

地緣政治學影響當代國際社會，不僅止於探索自然地理對國際關係的影響，更重要的是衍生出對國家行為者非常重要的領土、經濟、外交等面向構成的地緣政治環境。當代的地緣政治理論轉變成從特殊的歷史關係和地緣面向的解讀。然而，在現今的全球世界中，人口負擔增加、科技發展與工業化普及的環境對全球化國際社會與國際關係理論帶來衝擊。國家行為者重新從地緣政治與地緣環境的觀點檢視其國家安全。因此，全球化對地緣政治理論的衝擊乃重新喚起地緣政治學者重新關注「地緣因素」外溢到其他因素的現象。地緣並非唯一的自變項，也可能是中介變項，另須檢視包括經濟、社會

或文化在內的自變數，透過地緣此一中介變數對國際關係的影響；因此，建構出經濟地理或人文地理疆界的條件也成為地緣政治學者關心的目標。然而，不變的是國家安全的需求不曾因為地緣政治因素型態的轉變而下降。相反的，在外交事件、環境改變後，其更需針對國家安全需求加以滿足，也成為當代國家安全條件一直無法達成的重要原因。例如六方會談的無疾而終，說明在不同認知下要形成一個「共識」的困難程度，也是北韓政權能夠持續擁有核武的重要關鍵。如何改變國家行為者對於安全要素的認知，才是當代國際社會能夠建構安全地緣政治的基本要求，也將是形成新型態中國－北韓外交關係的關鍵。

朝鮮半島局勢的演變基本著眼於中國與北韓政權對於當代現勢的應對。中國在期望成為區域大國的外交政策下，不願意依循傳統地緣政治論者的主張，將領土勢力範圍擴張到自然疆界，也不主動與周遭國家產生衝突，讓當代中國外交政策脫離地緣政治論。但北韓政權仍舊遵循傳統地緣理論的論點，融合當代國際現勢發展後的脈絡，建立起其對周遭環境的新解讀，運用特殊科技(核子武器)的發展，嘗試建立新地緣戰略的優勢，藉以發揮影響力，是否成功仍在未定之天，但從近期的國際局勢發展來看，或有其成效之處。

參考文獻

- Zbigniew Brezezinski 著(1998)，林添貴譯。大棋盤：全球戰略大思考。臺北：立緒文化事業。
- Zbigniew Brezezinski 著(2008)，高德源譯。美國的危機與轉機：從老布希、柯林頓到小布希的外交成績單看超級強權的未來走向。臺北：左岸文化。
- 毛澤東(1977)。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王俊生(2010)，朝核問題與中國角色，臺北：渤海堂文化。
- 朱松柏(2000)，北韓的飛彈外交與亞太安全，問題與研究，第 39 卷第 2 期，頁 1-12。
- 朱庸中(2009.4.3)，奧巴馬會李明博：更強化美韓同盟，朝鮮日報，http://cn.chosun.com/big5/site/data/html_dir/2009/04/03/20090403000030.html。
- 朴斗植(2002.1.10)，北韓有可能試射『大浦洞 2 號』導彈，朝鮮日報，http://cn.chosun.com/big5/site/data/html_dir/2002/01/10/20020110000014.html。
- 朴炳光(2010)，胡錦濤時期 中國對北韓政策及其對『北韓核武問題』之認知，全球政治評論，第 31 期，頁 29。
- 李以珍(2011)，近期中共朝鮮半島戰略轉變之探討，展望與探索，第 9 卷第 2 期，頁 103-118。
- 李道一(2010.5.14)，北韓核武發展對東北亞安全影響之研究，八十六周年校慶基礎學術研討會，http://www2.cma.edu.tw/u_edu/dep_politics/file/paper/86PO17.pdf，頁 248-259。
- 沈旭輝(2008)，北韓先軍政治與改革，亞洲週刊，第 22 卷第 50 期，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Channel=ns&Path=219199501/50ns.cfm。
- 庚龍源(2003.3.18)，北韓上周導彈試射再遭失敗，朝鮮日報，http://cn.chosun.com/big5/site/data/html_dir/2003/03/18/20030318000018.html。

- ml。
- 林賢參(2011)，北韓威脅對日本飛彈防禦戰略發展之影響，**全球政治評論**，第 33 期，頁 97-124。
- 金仁仇(2002.11.5)，北韓威脅可能恢復導彈試射，**朝鮮日報**，http://cn.chosun.com/big5/site/data/html_dir/2002/11/05/20021105000010.html。
- 姜龍範(2002)，中朝關係的現狀與今後的展望：關於朝鮮半島問題上的中國戰略，**東北亞研究**，頁 2。
- 美國國務院國家信息局(2010.7.30)，美國官員將推動各國對伊朗實施制裁，**美國參考**，<http://iipdigital.usembassy.gov/st/chinese/article/2010/08/20100802142932xdiy0.0331341.html#axzz2DDkaSfMC>。
- 美國國務院國家信息局(2011.10.28)，美國與韓國國防部部長談戰略發展，**美國參考**，2011 年 10 月 28 日，<http://iipdigital.usembassy.gov/st/chinese/article/2011/10/20111031144624x0.5481618.html#axzz2DDkaSfMC>。
- 美國國務院國家信息局(2011.10.14)，歐巴馬總統與李明博總統聯合記者會，**美國參考**，<http://iipdigital.usembassy.gov/st/chinese/texttrans/2011/10/20111014134243x0.9870526.html#axzz2DDkaSfMC>。
- 莊誠編譯(2002.6.30)，兩韓海上交火，南韓 4 死 1 艇沉沒，**自由電子新聞網**，<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2/new/jun/30/today-t1.htm>。
- 陳育正(2018.9)，美、「中」安全對話與國防部長級互訪觀察，**中共研究**，第五十二卷第五期，頁 100-108。
- 陳昶佑(2006.10.11)，南韓前總統金大中指美政策失敗導致北韓核試，**大紀元新聞網**，<http://www.epochtimes.com/b5/6/10/11/n1483794.htm>。
- 新新聞編譯(1994)，Yossef Bodansky 原著，北韓危機，**新新聞**，第 393 期，頁 111。
- 楊立傑(2003.1.10)，北韓政府關於退出不擴散核武器條約聲明，**新華網**，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11/11/content_1172362.htm。

- 廖文義(2008)，北韓核問題與「六方會談」：回顧、分析與展望，開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通識研究集刊，第十四期，頁 31-56。
- 蔡東杰(2001)，兩岸外交策略與對外關係(臺北：高立圖書公司)，頁 56。
- 蔡東杰、盧信吉(2018.9)，當前中國大陸對北韓外交政策演變之分析，中共研究，第五十二卷第五期，頁 29-44。
- 鄭權賢(2003.10.3)，北韓曾在 9 月 10 日試射小型導彈，朝鮮日報，
http://cn.chosun.com/big5/site/data/html_dir/2003/10/03/20031003000023.html。
- 聯合國決議案，如 825 號決議案、1540 號決議案、1695 號決議案以及主席聲明與 1718 號決議案，敬請參閱聯合國網站，
<http://www.un.org/en/sc/documents/resolutions/>。
- Agnew, John, 1998, *Geopolitics: Re-visioning World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ch.4, "The Three Ages of Geopolitics," ch.6, "The Three Ages of Geopolitics," & ch7, "A New Age of 'Global' Geopolitics."
- Chung-In, Moon and Seung-Chan, Boo, "Coping with China's Rise: Domestic Politics and Strategic Adjustment in South Korea," *Asi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2, No. 1 (2016), pp. 3-23.
- Evans, Michael, 2011, "Power and Paradox: Asian Geopolitics and Sino-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Orbis*, Vol. 55, No. 1, 85-113.
- Gray, Colin S., 2005. "Inescapable Geography," in Colin S. Gray and Geoffrey Sloan (ed.), *Geopolitics, Geography and Strategy*. London: Frank Cass, 161-177.
- Gross, Donald G., 2003, "U. S. - Korea Relations: The Nuclear Issue Sputter Along." *Comparative Connections*, Vol. 2, No. 2, pp.43-52.
<https://thediplomat.com/2014/03/north-korea-china-is-a-turncoat-and-our-enemy/>
- Huntington, Samuel P., 1993, "The Clashes of Civilizations ?" *Foreign Affairs*, Vol. 72, No. 3, 22-49.
- Kupchan, Charles, 2007,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ra: U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Geopolitic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h. 2, 36-76.
- Mauldin, John, August 25, 2011. *The Geopoli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Part I, The*

Inevitable Empire, via.

Quan-Sheng Zhao, "Moving toward a Co-management Approach: China's Policy toward North Korea and Taiwan," *Asian Perspective*, Vol.30, No. 1 (2006), pp. 39-78.

Samore, Gary, 2003, "The Korean Nuclear Crisis," *Survival*, Vol.45, No. 1, 7-24.

Stratfor (2008), <http://www.stratfor.com/>

STRATFOR, June 15, 2008. *The Geopolitics of China: Great Power Enclosed*, via.

The Diplomat, "North Korea: China is a 'Turncoat and our Enemy' " 2014,

The Korean Peninsula Energy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KEDO, 1994), <http://www.kedo.org/pdfs/AgreedFramework.pdf>

Tuathail, Gearoid O. and John Agnew, 1998. "Practical Geopolitical Reasoning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Gearoid O. Tuathail et al. (eds), *The Geopolitics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78-91.

Tuathail, Gearoid O., 1998, "Samuel Huntington and the Civilizing of Global Space," in Gearoid O. Tuathail et al. (eds), *The Geopolitics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170-178.